



清明祭



葛汉斌，生前任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机动大队大队长。1999年7月15日，葛汉斌为救落水市民不幸牺牲，享年38岁。他去世时，儿子葛起良才12岁。受烈士父亲的影响，葛起良继承了父亲“未竟的事业”成为一名民警，承担起警察的使命，践行着为人民服务的宗旨。

葛起良： 一身警服 两代传承



英烈魂，清明祭；英烈志，永不忘。3月25日上午，平顶山脚下的聚仙陵园里，人来人往，不时有人前来祭奠先人。在一处苍松翠柏掩映的墓碑前，今年34岁的葛起良清除完墓碑旁的杂草，认真擦拭着墓碑上的灰尘(上图)。

这是葛起良的父亲——烈士葛汉斌的墓碑。“父亲虽然走了20多年，但我感觉他一直在我身边，从未真正离开过我。”葛起良说。

为救落水市民牺牲

1999年7月15日，对葛起良一家来说，是一个刻骨铭心的日子。“当时我12岁，刚上初一，正放暑假。”葛起良回忆，那天晚上，他和母亲在家等父亲回来吃饭。晚上7点多了，父亲还没回来。他们当时也没太在意，因为父亲经常早出晚归。又过了1个小时，葛汉斌还没回来，家里的电话却响了，葛起良接起电话，里面传来一个声音问：“你爸爸回来没？”得知没有回来，电话直接挂了。不久，电话又响了，接通后又是这样问，又是很快挂断。很快，电话第三次响起，但这次是找他妈妈，葛起良将电话给了妈妈，转身进了房间。

“刚进屋，我就听到母亲大叫一声，紧接着就是大哭……”葛起良说，他当时吓蒙了，不知出了啥事？妈妈边哭边拉着他说，赶紧去医院。一切来得那么突然。此时，他才知道，当天下午4点多，有市民在湛河橡胶坝附近不慎落水，父亲救人时不幸牺牲。

“听母亲说，父亲水性很好。他应该知道橡胶坝底下有漩涡，是救人的本能推动着他义无反顾地跳进河里。如果他遇到漩涡时及时后撤，是有生还希望的。但他没有，反而扑向更深的漩涡。”葛起良说。

继承父亲“未竟的事业”

葛起良说，父亲走后，母亲将家里挂着的有关父亲的所有照片都收了起来。“她担心我难受。”但葛起良知道，母亲经常会一个人偷偷坐公交车去陵园看父亲。

葛起良印象中的父亲有一米八五的个头，很严肃，在家也很少笑。“不过，笑起来很温和，而且他穿上制服后特别威武、帅气。”葛起良说，父亲因为工作原因，总是很晚才回家，有时甚至几天都见不到他。但每次回家，父亲总会陪他玩一会儿，他也特别喜欢黏着父亲问这问那。从小到大，父亲一共去过他的学校两次，“一回是去接我，一回是顺路给我送东西”。

父亲走后，葛起良好像一下子长大了。“其实，受父亲的影响，我从小就向往当警察。小时候，总是趁父亲不注意，摸摸他随身带的手铐，穿穿他的制服。”高中毕业后，葛起良考进了河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，循着父亲的脚步，成了一名民警。毕业后，他选择到基层派出所工作，几年后被调到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事故预防处理大队，目前在卫东中队。

“与人民打交道的过程让我明白了警察的使命和担当，也让我更加理解了父亲的选择。”葛起良说，父亲去世这么多年，每逢清明节，单位都会前去祭奠父亲。而他除了清明节和农历十月初一外，平时有时间，也会到父亲的墓地坐一会儿，和父亲说说话，汇报一下自己的近况。

现在，葛起良已经成家，有了一个三岁的女儿，生活很幸福。

“工作中，经常有人对我说，他认识我父亲，这对我来说既是压力也是动力。我会沿着父亲的足迹努力前进，把有限的生命投入无限的为人民服务的事业中。”葛起良说。

(本报记者 牛超 文/图)

马树彬，原平顶山市农科所所长、党支部书记，其对韭菜791的育成开辟了我国韭菜人工育种的先河，被誉为世界“韭菜大王”。2011年4月4日，马树彬突发心脏病离世，享年74岁。在家人眼中，马树彬是一个不善应酬、无暇顾家的科研工作者，是个工作狂。他的突然离世，让家人“一直过不来劲儿”。

马珂： 父兮生我 高山仰止



3月27日下午，在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翠林蓝湾小区的家中，马珂拿出父亲马树彬的遗照仔细擦拭(上图)，不让它沾上一丝灰尘。

今年清明节是马树彬离世10周年纪念日，其83岁的遗孀朱秀婵和57岁的长子马珂计划清明节当天去香山陵园祭奠，向他汇报家人一年来的工作和生活情况。

“每年清明节，我们兄妹仨都会去香山陵园祭奠父亲。她俩都是博士，一个在北京某高校任教，另一个供职于深圳一家央企，在外打拼不易，忙碌是常态。前几天，她们分别打来电话说这个清明假期回不来了，我妈也理解。”在市中级人民法院上班的马珂说，他的独子今年26岁，在郑州某企业上班，因为工作忙，清明节当天也无法回平。“今年清明去陵园祭奠父亲的，只有我和媳妇、母亲和一个姑妈。”

工作狂父亲猝然离世

在马珂心中，父亲大半生都属于单位，属于他所钟爱的农业研究和韭菜培育事业，家庭对于父亲而言只是驿站。如今，自己也即将迈入花甲之年，猛然间意识到时光的无情和父亲身教重于言传的大智慧。“他在我心中仍是一座令人仰止的高山！”马珂说。

马树彬生前曾获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、全国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，是第八届、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，并多次获得国家发明奖、国家科技进步奖，光环耀眼。

但在朱秀婵看来，丈夫工作热情高，烟酒不沾，没有一点县级干部的架子，只是一个不善应酬、无暇顾家的科研工作者，是个工作狂。

“父亲年轻时还是国家三级足球运动员呢，近一米八的个子，跟我差不多高，但是要比我强壮。”马珂说。

朱秀婵说，马树彬是个从不爱给别人添麻烦的人，活着是这样，走的时候也不拖累家人，这让她心里难以接受，觉得没有照顾好老伴。在马树彬去世后的头三年里，她一直过不来劲儿，曾在北京的长女家住了很长一段时间。

照顾好母亲的余生

“我妈老花眼、右眼白内障，可她仍每天早上坚持收听新闻，关注国家大事。”马珂说，母亲朱秀婵祖籍在河南襄城县，年轻时在原平顶山市纺织品公司财务室负责开票。“她能双手打算盘，1956年就参加了工作，1960年还被市里选送到哈尔滨商学院进修，在单位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。”

上个世纪80年代，马树彬为搞农业研究，一天到晚住在原市农科所设在湛河区北渡乡(1996年建镇)北山坡的茅草屋里，很少回家。当时，那一带的石灰窑经常放炮施工。独自拉扯马珂兄妹三人的朱秀婵，一边牵挂着丈夫的安全，一边还要兼顾工作。朱秀婵50岁退休时，正逢马树彬最忙的时期，她默默承担了更多的家庭责任。

父亲去世后，马珂和身为医生的妻子承担了照管母亲的责任。他的两个妹妹平时不管再忙，每周都会打电话问候母亲。子女们的孝顺和贴心，让朱秀婵深感欣慰。

20年前拍摄的一套全家福，朱秀婵走哪儿带哪儿，成为她和老伴情感联系的一条纽带。

如今，银丝满头、面容清癯的她一提到老伴马树彬，眼中就迸射出无限柔情的光芒。

“我想对父亲说，请您放心，我一定会照顾好母亲，让整个大家庭充满凝聚力！”马珂坚定地说。

(本报记者 吕占伟 文/图)